

狼的恩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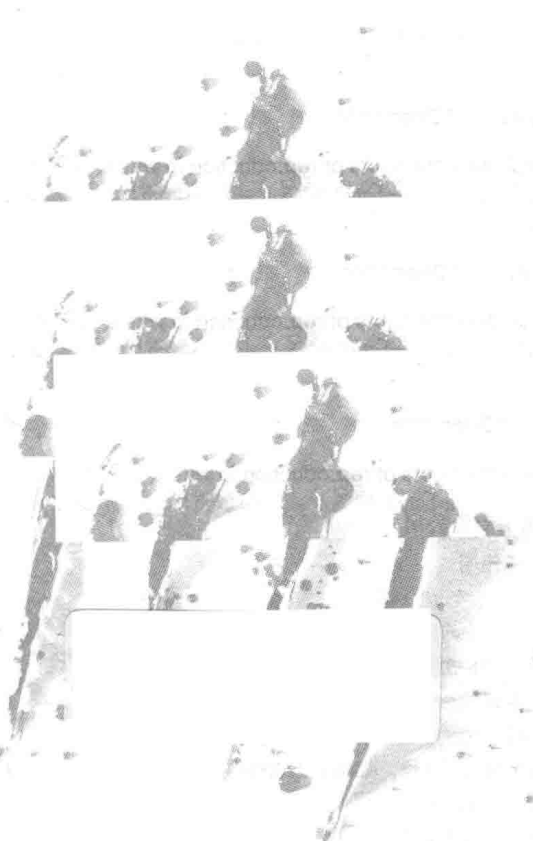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什么永恒。
永恒的，只有一个人追求自我的旅程。

[美] 安妮·赖斯 著 阳曦 译



狼的恩赐

[美] 安妮·赖斯 著 阳曦 译



THE WOLF GIFT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ANNE RIC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的恩赐 / (美) 赖斯 (Rice, A.) 著 ; 阳曦译. --
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书名原文: THE WOLF GIFT

ISBN 978-7-5399-9118-4

I. ①狼… II. ①赖… ②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6124号

Copyright ©2012 by Anne O'Brien Rice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

中文版权©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6-076号

书 名 狼的恩赐

著 者 (美) 安妮·赖斯

译 者 阳 曦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读客姚红成 读客朱亦红 江培芳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6

字 数 354千
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118-4

定 价 5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1

鲁本个子很高，有六英尺多，长着一头棕色的卷发和一双深邃的蓝眼。“阳光男孩”是他的绰号，不过鲁本讨厌别人这么叫他，所以他总是努力压抑自己迷人的微笑。不过，这会儿他太高兴了，完全顾不上摆出扑克脸，假装自己不只23岁。

此刻，他正迎着凛冽的海风，与一位年长的女士攀登一座陡峭的小山。玛钦特·尼德克举止优雅，充满异国风情。鲁本确实很享受听她说话，听她讲悬崖上那座大宅的事情。玛钦特身材苗条，瘦削的脸庞如雕塑般美丽，黄色的秀发闪烁着永不褪色的光泽。她柔软的短发从前额往后梳，发丝末梢在肩膀下方打着波浪卷儿。鲁本觉得，她的棕色针织长裙和锃亮的棕色长靴真是美极了。

他正在为《旧金山观察家报》写一篇宣传这座大宅的文章，因为玛钦特打算卖掉它。她的叔祖父费利克斯·尼德克已被正式宣布死亡，这所大宅的归属也终于尘埃落定。虽然那个人已失踪了二十年，但他的遗嘱刚刚启封，这幢房子留给了他的侄孙女玛钦特。

鲁本来到这里以后，两人沿着庄园里树木丛生的斜坡漫步，查看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客房和一处谷仓的废墟。旧时的道路和小径已淹没在灌木丛中，虬曲的橡树遮蔽了光线，周围一片昏暗，

脚边的欧洲蕨带来潮湿的气息。有时，草木突然消失殆尽，露出岩石崎岖的山脊，下方的太平洋如钢铁般冰冷。

其实，鲁本的衣着并不适合这样的行程。他开车朝北边来的时候，穿着平常的“制服”——精纺羊毛的蓝色上衣，里面只套了一件薄羊绒衫，下身则是灰色的宽松长裤。不过，至少他还从车上的杂物箱里拽了一条围巾裹在脖子上。而且，他真的不介意这刺骨的寒冷。

这座古老的巨宅冷峻逼人，屋顶是厚重的石板，墙上嵌着菱格形窗。整幢大宅由未经打磨的石块建成，高高的山墙上耸立着无数烟囱；宅邸西面有一座白铁和玻璃搭建的温室，杂草丛生。鲁本深爱这座大宅。从网上看到照片时，他就爱上了它。不过，等到真正亲眼目睹，他才发现，照片根本无法体现它的庄严与恢宏。

鲁本在旧金山俄罗斯山的一座老宅里长大。他曾在普里西·迪奥高地那些漂亮的老房子里待过很长时间，旧金山的郊区他也常去，包括伯克利，那是他上学的地方。他已故的祖父在希尔斯堡有一座半木质结构的宅邸，每年过节，都有很多人在那里欢聚一堂。但是，他见过的所有房子都无法与眼前这座尼德克大宅相提并论。

它气势恢宏，遗世独立，仿佛能通往另一个世界。

“货真价实，”一看到它，鲁本情不自禁地屏息惊叹，“看看那石板屋顶，还有那檐沟，一定是铜的。”葱绿的藤本植物遮蔽了巨宅一大半的外墙，一直爬到最高的窗户下面。他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，近乎享受地品味着内心的震撼和些许敬畏。他甚至开始梦想，当自己有一天成为一名著名作家，整个世界都蜂拥来为他欢呼的时候，自己也能拥有一座这样的宅邸。

不过事实证明，这仅仅是一场美妙的白日梦。

看到残破失修、没法住人的客房，他很是心疼。不过玛钦特向他保证，大宅主体的维护情况良好。

他愿意听她一直说下去。她的口音不是纯英式的，也不是纯粹的波士顿或纽约口音。她说话的腔调十分独特，听起来就像孩子一样，准确得可爱，如银铃般清脆。

“噢，我知道它很美。我知道在整个加州海岸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。我都知道。可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把它卖掉。”她解释说，“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你成了房子的奴隶，于是你不得不设法摆脱它的掌控，继续自己的生活。”玛钦特希望重新上路。她承认，自从费利克斯叔祖父失踪以后，她就没什么在这儿待过。等房子卖掉，她会立刻动身去南美。

“真让人心碎。”鲁本说。对一个记者来说，这种表现太情绪化了，对吧？不过他无法控制自己。再说，谁规定他必须是一个客观冷静的见证人？“这座大宅简直举世无双，玛钦特。我会尽我所能写好宣传稿，给你找到买家。而且我相信，应该花不了多长时间。”

他没有说的是，我希望自己能够买下它。从他在树丛中第一次瞥见它的山墙，他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。

“真高兴他们派你来写这篇文章，”她说，“你很有激情，我非常欣赏这一点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心想，没错，我有激情，我想拥有这座房子，为什么不呢，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，不是吗？不过他马上想到了母亲和塞莱斯特——他那娇小的棕色眼睛的女朋友、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里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她们会怎么嘲笑他啊，想到

这个，他就心灰意冷了。

“你怎么了，鲁本，有什么事儿吗？”玛钦特问道，“你的眼神太奇怪了。”

“随便想想，”他轻叩自己的太阳穴，“我在想该怎么写。‘门多西诺海岸上的建筑明珠，自建成以来首次出售。’”

“听起来不错。”她说。又是那令人着迷的口音，独一无二。

“要是我买下这幢房子，我会给它起一个名字，”鲁本说，“你知道的，能体现它精髓的名字。比如说，尼德克角。”

“你真是个小诗人，”她说，“一看到你我就知道。我喜欢你在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，有一种独特的气质。你也在写小说，对吧？你这个年纪的年轻记者应该写小说。要是你没写的话，我会为你感到羞愧的。”

“噢，真是太动听了。”他回答。她笑起来真是美极了，脸庞上每一缕优雅的线条都是那么可爱动人。“上周我父亲才告诉我，我这个年纪的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他是一位教授，要我说，他已经江郎才尽了。自从退休，十年来他一直在修订自己那本‘诗集’。”

你说得太多了，说了太多自己的事儿，太糟糕了。

父亲没准真会爱上这个地方，鲁本心想。没错，菲尔·戈尔丁本质上是个诗人，他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，没准还会把这个想法告诉鲁本的妈妈，而后者一定会嗤之以鼻。格蕾丝·戈尔丁医生向来务实，她一手规划了一家子的人生。是她替鲁本找到了《旧金山观察家报》的工作，当时他没什么像样的资历，只有个英语文学硕士学位，以及从小到大每年都出国旅行而已。

对于鲁本最近写的那些调查性文章，格蕾丝深感自豪。至于

现在这种“房地产广告”，她觉得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。

“你又走神了。”玛钦特说。她搂住鲁本的肩膀，实际上，她笑起来的时候已经亲到他的脸颊了。这样的出其不意吓了他一跳，她柔软的胸部贴着他的身体，丝丝缕缕的浓郁香水味钻进他的鼻子里。

“实际上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过任何一件事。”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他感到一阵轻松，这令他震惊，“我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，我大哥是位神父。我外祖父在我这个年纪时已经是个跨国房地产经纪人了。可是你看看我，一无所有，默默无闻。我刚进这家报社六个月，我本该先告诉你这事儿的。不过，相信我，我会写出让你喜欢的故事的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，”她说，“你的编辑告诉我，你那篇绿叶谋杀案的文章帮他们抓到了凶手。你真是个迷人又谦虚的男孩儿。”

他试图不让自己脸红。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女人面前吐露心声？他几乎从来不讲这种自谦的话。不过，他觉得在自己和她之间，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微妙联系。

“那篇绿叶谋杀案的故事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，”他喃喃地说，“我列出的疑点有一半根本就没在报纸上登出来。”

她的眼里闪过一道光芒。“告诉我，你有多大了，鲁本？我38岁了。够坦诚吧？你认识的女人没几个肯承认自己已经38岁了吧？”

“你看起来不像38岁。”他说。他的确这么想。其实他还想说，要是你来问我，我会说你很完美。

“我23岁。”

“23岁？你还是个孩子呢。”

当然。“阳光男孩”，女朋友塞莱斯特总是这么叫他。“小男孩”，这是大哥吉姆神父的叫法。母亲现在仍当着别人的面叫他“宝贝儿”。只有父亲一直叫他鲁本，而且会在眼神交汇时专心看他。

爸爸，你真该看看这幢房子！写作、度假、寻找灵感，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。

他把冰冷的手揣进口袋，努力忍住寒风吹眼的刺痛。他们开始回头，满怀希望地奔向热咖啡和火炉。

“你这么年轻，个子又这么高，”她说，“鲁本，我觉得你非常敏感，所以才懂得欣赏这个阴郁寒冷的地方。我23岁的时候，只想待在纽约和巴黎，我确实也那么做了。那时候我只喜欢大都市。怎么啦，是我冒犯你了吗？”

“不，当然没有。”他的脸又有点红了，“我说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，玛钦特。别担心，我只是在想怎么写这篇稿子。葱郁的橡树，高高的草丛，潮湿的泥土，地上的蕨类植物，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。”

“啊，没错，年轻的头脑充满活力，记忆力超群，真是美妙极了，”她说，“亲爱的，我们要在一起待两天呢，对吧？但愿你不要这么拘束。你对自己的年轻有点儿不好意思，对吗？用不着这样。而且，你知道吗，你真是英俊极了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迷人的男孩子。我是认真的。拥有这样的外貌，你简直不需要别的什么才能了。”

他摇摇头。可惜，她不知道，他最讨厌别人说他英俊、迷人、可爱之类的了。“那要是别人不这么说了，你又会怎么想？”他的女朋友塞莱斯特曾经问他，“你想过吗？听着，阳光

男孩，对我来说，你真的又英俊又可爱。”塞莱斯特擅长挑逗他的底线，或许所有的挑逗都有其底线。

“现在我真的冒犯到你了，对吧？”玛钦特问道，“请原谅我。我想，像我这样的凡人，总会不自觉地将你这么英俊的人神化。但是，当然，你之所以如此特别，是因为你拥有诗人的灵魂。”

他们已经走到了石板铺就的庭院的边缘。

空气中有什么东西起了变化。寒风更凛冽了，银色云层后的太阳正在坠入漆黑的深海。

她停了一小会儿，似乎是在歇息，但他不确定。风吹打着她脸庞周围的卷发，她举起一只手搭在眼睛上方，望向大宅高处的窗户，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一阵强烈的遗世独立感淹没了鲁本，这座宅邸如此孤独。

小镇尼德克远有几英里外，而且那座镇子上大概能有……两百位居民？过来的路上，他曾在镇上停留，却发现窄窄的主街道上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。加油站的店员告诉他，镇上的小旅馆“永远都在”待售状态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个国家到处都有手机信号和网络接入点，不必担心这个。

此时此刻，狂风呼啸的庭院背后那个世界仿如虚幻。

“这儿闹鬼吗，玛钦特？”他跟着她望向那些窗户。

“不用闹鬼，”她说道，“这里近几年发生的真事儿就够可怕了。”

“啊，这个我爱听，”他说，“尼德克家的人非同凡响。我总觉得你会找到一位非常浪漫的买家，他会把这个地方改建成一座独一无二、令人无法忘怀的旅馆。”

“想法不错。”她说，“可是鲁本，谁会专门跑到这儿来呢？这里的海滩很窄，路也不好走。红杉林倒是很漂亮，可是加州到处都有漂亮的红杉林，为什么要从旧金山开四个小时的车跑到这儿来呢。那座镇子你也看到了，实际上，这里除了你嘴里的‘尼德克角’以外，一无所有。有时候我甚至害怕，这座大宅也许很快就会被拆掉。”

“哦，不！千万别这么想。为什么要拆呢，谁敢——”

她再次挽起他的胳膊，两人踩着脚下的砂岩，绕过他开来的车，走向远处的宅邸正门。

“要是你跟我差不多年纪，我一定会爱上你的，”她说，“如果我年轻时能遇到你这么迷人的男孩子，那现在我就不会单身了。”

“你这样的女士怎么会单身？”他问道。他很少遇到这么自信优雅的人。即使刚刚经历了树林里的跋涉，她看起来依然像罗迪欧大道上那些购物的女士一样整洁优雅。她左腕戴着一条纤细的手链，大概是珍珠的，这件首饰令她随意的手势散发出别样的魅力。他也说不清这是为何。

宅邸西面没有树木，视野十分开阔，原因显而易见。但现在，海面上狂风呼啸，海水闪烁着白日的最后一点波光，灰暗的雾气渐次笼罩。我会把这些情绪都写进去，他心想，还有这诡妙的薄暮时刻。一丝阴影甜蜜地飘落在他的灵魂上。

他想拥有这个地方。如果他们派别人来写这篇文章，事情或许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，但他们偏偏派了他。这是怎样的幸运！

“天哪，真是越来越冷了，”他们加快脚步，她说，“我都已经忘记这里的海边降温有多快了。我在这样的天气下长大，可

还是总会被它吓一跳。”不过，她再次停下来，抬头凝望大宅高耸的立面，仿佛在寻找什么人，然后她垂下眼帘，望向越来越浓的夜雾。

是的，卖掉这座宅子，她没准会后悔不迭，他想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许她是迫不得已。既然她自己不愿意，他又有什么资格强迫她直面这份痛苦？

有那么一刻，他为自己拥有足够买下这幢大宅的钱而深感羞愧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撇清点什么，但那样做就太鲁莽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仍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并梦想。

云越来越暗，压得越来越低，空气非常潮湿。他再次跟随她的视线，望向大宅阴影笼罩的巍峨立面。菱形的窗户闪着微光，大宅背后红杉林高耸，而在东面，海岸上的红杉林如咆哮的巨兽般向远方绵延。

“告诉我，”她开口道，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啊，没什么，真的。我正在琢磨那些红杉，每次看到，我都觉得，比起周围的其他东西，红杉林真是太与众不同了。它们就像一直在喃喃低语，‘你们的种族到达这片海岸之前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；你们和你们的房子消失以后，我们还在这里。’”

她微微一笑，眼中却是不容置疑的悲伤。“说得太对了。费利克斯叔祖父热爱这片森林。”她说，“你知道的吧，这些树是受到法律保护的，不能随意采伐。费利克斯叔祖父一直在监督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我看过一些老照片，以前有伐木工在附近采伐，砍倒矗立了上千年的红杉，那场景真是让人不

寒而栗。想想看，一千年啊。”

“费利克斯叔祖父也这么说过，一个字都不差。”

“他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房子被推倒的，对吧？”他立刻羞愧起来，“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这些。”

“噢，但是你说的一点儿都没错。他不会愿意，绝对不会。他深爱这幢大宅。实际上，在失踪之前，他正在修缮这座房子。”

她惆怅而依依不舍地再次垂下眼帘。

“不过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，我真没想到。”她叹息道。

“你是指什么，玛钦特？”

“噢，我是说，费利克斯叔祖父到底是怎么失踪的。”她轻声自嘲，“我们都是如此迷信的造物。真的。失踪！好吧，我相信他确实死了，不光是法律意义上的。但现在，我要卖掉这幢老房子，用这样的方式向他告别。我对自己说，‘好吧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，而他也永远不会再穿过那扇门回来了。’”

“我能理解。”他低声说。事实上，他对死亡一无所知。他的父母、哥哥和女友几乎每天都在以各种方式对他强调这一点。他的母亲没日没夜地待在旧金山综合医院的创伤中心；他的女友每天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里处理各种各样的案件，从中见识到人性最糟糕的一面；而他的父亲则能从落叶上看到死亡。

在《旧金山观察家报》，鲁本追踪过两起谋杀案，写过六篇报道。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把他的作品夸到了天上，同时又叮嘱他，有的东西你还没有捕捉到。

他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。“你很天真，鲁本，但生活很快就会给你应得的教训。”菲尔总是爱说些天马行空的话。昨晚他

在餐桌上说：“每天我都会想一些宏大的问题。生命有意义吗？还是说一切不过是幻影云烟？是否我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？”

“喂，阳光男孩，什么事儿都没法真正触动你，我知道原因，”后来，塞莱斯特告诉他，“你妈妈总是在吃开胃菜的时候不厌其烦地描述手术细节，你爸爸又只会说那些毫无意义的话。你成长为一个乐天派，我一点儿都不奇怪。事实上，你让我感觉很好。”

那他自己的感觉好吗？一点儿都不好。塞莱斯特有一点很奇怪：她是标准的刀子嘴豆腐心。对律师来说，她简直就是个杀手，工作起来活像个五英尺五寸的火把。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亲切可爱得要命。她会一边一刻不停地接电话，一边唠叨他的穿着。她的快速拨号列表上存着律师朋友的电话，以备随时咨询他在采访中遇到的问题。但她那张嘴实在有点不饶人。

事实上，鲁本暗自想道，这幢房子里藏着一些我想知道的黑暗悲惨的事情。这幢宅邸让他想到大提琴的乐声，浑厚、丰饶、有一点粗粝，还有一些坚定。这幢房子在对他说着话，或者说，若不是家里人的喋喋不休在他耳边响个不停，它就会对他说话。

他感到手机在口袋里振动。他一边继续凝望大宅，一边关掉了电话。

“我的天哪，瞧瞧你，”玛钦特说，“你都冻僵了，亲爱的孩子。我真是太粗心了。来，你必须进屋了。”

“我是在旧金山长大的，”他咕哝道，“我住在俄罗斯山上，从小到大都开着窗户睡觉。这点儿风不算什么。”

他跟着她走上石头阶梯，穿过恢宏的拱形正门。

一走进屋子，甜美的温暖气息就扑面而来。这片空间非常大，

天花板很高。昏暗中，黑橡木地板看起来似乎通往无穷远处。

房间正对面是巨大的壁炉，火光明亮，但离这边太远了。大厅里摆着一些旧的长沙发和椅子，影影绰绰几乎看不清形状。

他刚才就闻到了橡木燃烧的气味，他们在山坡上漫步的时候，这样的气味时不时飘来一缕，他很爱闻这股清香。

玛钦特引着他坐到炉边的丝绒长沙发上，宽阔的大理石咖啡桌上摆着一套银质的咖啡器具。

“快暖暖身子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走到了炉火旁烤着双手。

壁炉旁摆着巨大的黄铜柴架和围栏，炉膛背面的砖块黑漆漆一片。

她忙忙碌碌地打开不计其数的灯，轻盈的脚步在破旧的东方地毯上几乎悄无声息。

房间里渐渐溢满了令人心情愉悦的光亮。

这里的家具尺寸都很大，不过很舒服。家具上的罩子很旧了，但还能用，间或有几把焦糖色的皮革椅子裸露在外面。有一些笨重的青铜雕塑，不出所料，雕塑的题材都是神话，相当老派。墙上挂着不少沉重的镀金画框，镶嵌着色调暗沉的风景画。

现在，屋子里有些太热了，没过几分钟他就想把围巾和外套都脱掉。

他抬头去看壁炉上方深色的旧木嵌板，矩形周围整齐地镶着一圈卵锚饰雕纹，墙壁上也有类似的嵌板。壁炉旁的书架上放着一些旧书，有皮面的，有布面的，也有平装本。他扭头向右，瞥见远处一间朝东的房间，看起来像是用木嵌板装饰的老式藏书室，他梦寐以求的那种。那个房间里也有壁炉的火光。

“我真是大气都不敢喘了。”他说。他能想象出父亲坐在这

里的样子，一边翻阅自己的诗集，一边做着没完没了的笔记。是的，菲尔会爱上这个地方，毫无疑问。这里适合思考那些宏大问题的答案。大家会多么惊讶啊，要是——

妈妈没道理不开心吧？他的父母彼此相爱，但他们就是处不来。菲尔忍受着格蕾丝的医生朋友，格蕾丝觉得菲尔那些学院派老伙计太过无聊。朗诵诗歌总会让她陷入狂躁，她也憎恨他爱的电影。如果他在晚宴上发表什么观点，她就会跟旁边的人换个话题，或者离开房间去拿一瓶酒，要么就开始咳嗽。

当然，她不是故意的。鲁本的老妈并不刻薄。她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充满热情，她深爱着鲁本，他知道，正是母亲的爱给了他许多人不曾享有的自信。她只是没法忍受自己的丈夫。大部分情况下，鲁本完全理解她。

不过，这样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，因为他老妈精力十足，永不疲惫，是个使命感强烈的工作狂，而现在的老爸似乎耗尽了心力，老得要命了。塞莱斯特很快跟他老妈成为了朋友（“我们都是奋发努力的女性！”），她们偶尔会共进午餐；不过她不怎么在意“老头子”，这是她的叫法。有时候，她甚至会危言耸听，“喂，你不想以后变得跟他一样吧？”

嘿，老爸，你觉得住在这地方怎么样，鲁本心想。我们可以一起去红杉林里散步，还可以把客房修一修，接待你的诗人朋友。当然，大宅里就有足够的空间，也许你可以搞个定期的研讨会，老妈要是高兴的话也可以来。

估计她永远都不会高兴来。

啊，真见鬼，他完全无法摆脱这样的白日梦。玛钦特正悲伤地凝望着炉火，他本应问她几个问题。“说白了，事情是这

样，”塞莱斯特一定会说，“我一周工作七天，而你现在是一名记者，你打算，呃，每天开四小时的车去上班？”

这应该是塞莱斯特最感到失望的地方。他总是那么浑浑噩噩，不务正业。她以火箭般的速度念完了法学院，22岁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；他却因为外语要求而放弃攻读英语文学博士，而且完全没有人生规划。在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前，听听歌剧、读读诗歌和冒险小说，隔几个月就找个借口去欧洲转一圈，开着保时捷超速飙车，这难道不是他的自由吗？他曾经这么问过塞莱斯特，她大笑起来。两个人都笑了。“祝你找到人生意义，阳光男孩，”她说，“我该出庭了。”

玛钦特轻呷着咖啡。“真够烫的。”她说。

她将咖啡注入他的瓷杯，然后朝银质奶油罐和银盘里的方糖堆做了个手势。这一切都如此美好。塞莱斯特肯定会觉得无聊透顶，而老妈估计完全注意不到这些细节。除了准备节日大餐之外，格蕾丝厌恶一切家务活儿。塞莱斯特说过，厨房是用来放健怡可乐的。父亲估计会喜欢——他的老爸对所有礼仪上的事宜了然于胸，包括银器和瓷具、叉子的历史、全世界的节日风俗、时尚的演化、布谷鸟钟、鲸鱼、酒以及建筑风格。私下里，他自称米尼弗·奇维^①。

不过，重点在于，鲁本喜欢这些东西。他深爱这一切。这是他的天性，所以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巨大的石头壁炉，包括带涡形纹饰的壁炉架。

^① 米尼弗·奇维（Miniver Cheevy），19世纪美国诗人埃德温·阿灵顿·罗宾森撰写的叙事诗中主角，代指浪漫、怀旧、希望生活在过去时光的人。——译注（本文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）